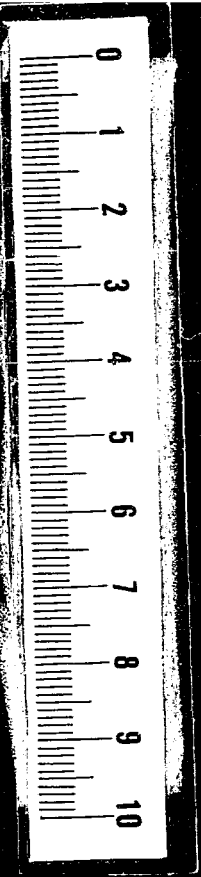


下刃屠

一劇幕三



1916

江蘇國學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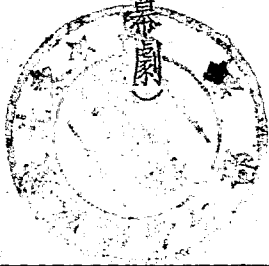
借閱者注意

- (一) 加意愛護切勿污損
- (二) 損壞或遺失應照原書賠償
- (三) 借閱以 星期為限續借者須商得本館同意

那沙著

屠刀下

(三幕劇)



南京圖書館藏

鐵道部圖書館藏

行印店書北東

前記

正當敵後八路軍及廣大人民與日寇進行着苦鬥的時候，敵後出現了這樣的「捕軍除」——「兩棲」的軍隊；它原是國民黨的「國民革命軍」，同時，又是日寇的鷹犬，受日寇編遣、加委、供給和指揮，它「榮膺」兩種番號，一是國民黨的，一是日寇的。對於這一點，它有時威風凜凜地「直供不諱」，有時却又假惺惺地裝模作樣，以「正牌」、「老中央」作為炫人的幌子，但，有一點，它「這『兩棲』的軍隊總是背徹始終的。就是對人民的屠殺，慘絕人寰的屠殺，目的是爲了効忠它的主子——日寇，爲了達成『一心一德』反共反人民的『偉業』。

對於這，身受其禍的山東人民，要以萬般悲憤的心情向全國同胞以至全世界正義的人士控訴，伸冤！請大家看看，抗戰中的『國軍』在敵後的『豐功偉績』！這也正是作者編寫這一劇本的動機和願望。

當作者整理此劇付印的今天，適逢國民黨蔣介石法西斯在戰後的中國發動了全面內戰，對人民進行空前大屠殺的時候。讀者們，觀衆們！屠刀下的廣大人民將會怎樣呢？應該怎樣呢？

（此劇原名『人民不死』，爲免與其他書籍混同，特改今名。）

作者

一九四六、七月於山東臨沂。



屠刀下

時代：

對日寇苦戰的年代。

地點：

敵後山東。

人物：

雷長德 自衛隊長，卅四歲。

長德嫂 長德妻，廿八歲。

雷老爹 村中老人，約七十歲。

雷長興 自衛隊副，廿五歲。

三叔 閻長，約四十歲。

慶祥 自衛隊員，廿餘歲。

慶祥嫂 慶祥妻，廿餘歲。

四爺 村中首戶——地主，約五十歲。

姚名貴 國民黨保安縱隊營長，約四十歲。

天祿 四爺之侄，煙鬼，卅餘歲。

老陳 八路軍之便衣，青年。

八路軍便衣三人。

自衛隊員甲、乙、丙、丁……

村民——男女老幼一大羣。

保安隊丘八甲、乙、丙、丁……

時間及佈景：

第一幕——端節的一個早上

雷家莊，雷長德家中

第二幕——三天之後的下半年夜

雷家莊西門內的一角

第三幕——仲秋（三個月之後）的子夜

雷氏宗祠的正堂

第一幕

時間：端午節的一個早上。

地點：雷家莊——長德之家。

幕啓：外面。啾啾的鳥唱，低沈的牛鳴。台上寂靜無人。少頃，自衛團甲、乙、丙推門入。

甲：德嫂子！（從內室）德嫂子！

乙：不在？

丙：一定到外邊去聽信兒去了！

甲：這怎麼辦？

乙：怎麼辦？自家人出了事，總得要想法子。

甲：我說他媽的真怪，咱莊學東鄉樣偷偷成起自衛隊來也兩年了，嚇着鬼子要來搶搶，咱就拉到山上去到處打冷槍，鬼子好幾回都沒法子，只得往回拉，咱就派人去報告，說皇軍，山上大大的土匪有。氣的鬼子剿了好幾回也沒剿着；他做夢也想不到山上的什麼土匪是誰。這回可好，鬼子往旁邊一撤，換來了什麼保安隊，這幫東西剛往這邊一伸，倒什麼都知道了。知道咱有多少槍，誰

領的頭。冷不提防的派了幾個便衣把長德給抓去了，你們說，怪不怪。

乙：反正是有鬼。

丙：有鬼？你說是誰偷偷向保安隊告了咱們？

乙：還用說嗎？他媽的，我越想越生氣，我這找他去！

甲：你看你這急性子。你找誰去？

乙：誰？——四胖子：準是他搗的鬼。

甲：算了，老弟，辦完了一件再辦一件吧。咱還是先生法子把長德哥弄回來。四胖子那東西日後再想法收拾他。

（長德嫂沒精打采地從外入。）

甲：德嫂子回來了。

丙：德嫂子，怎麼樣，長德哥……？

德嫂：（默然搖頭揩淚）我看孩子他爸，這回……咳，保安隊和鬼子一樣，把咱莊戶人不當人待……

像豬像狗，像地下的螞蟻……。

甲：德嫂子，你別難過。

德嫂：我不難過，只恨大夥站在一邊眼巴巴看着長德出事也不管。

乙：德嫂子，你別這樣說，咱正要找三叔商議生法把長德哥弄回來。

德嫂：三叔，哼！他早就把頭縮起來了。有人說他要把槍繳給保安隊呢！

甲：什麼，繳槍？

乙：他媽的，喬種！

德嫂：哼，我倒沒見幾個有種的！

乙：什麼？

甲：走吧，快找老三和長與他們去，商議個辦法。

乙：他媽的給抓去一個人就嚇住了。繳槍？繳槍就能把長德哥救回來麼？

甲：走吧，走吧！

丙：走！

(甲、乙、丙下。)

(內室嬰兒哭聲。德嫂進內室，抱嬰兒出。)

德嫂：(哄着，拍着) 嗚嗚——小星子別哭了。爸爸風快家來了？保安縱隊那幫東西，沒有人心肝，

光天白日把你爸爸拉了去。一天一夜了，急煞人呵！唔——唔——好孩子別喊了！怪咱生來命太

苦，這塊鬼地方，眼看草不長鳥不飛了。人家東鄉八路地，日子有多好啊！(嬰兒住哭) 小星

子，好生睡吧，老天爺保佑你爸爸平安回來啊……(門悄悄地開了，天祿探頭張望，然後蹣手蹣足

走近長德嫂。德嫂未覺。)

德嫂：(還在拍着孩子) 唔——唔——

天祿(仿德嫂語調) 小星子，別睡了，爸爸回來了！

德嫂：（驚覺）你！天祿！

天：（媚愁地）是我，嘻嘻，長德嫂！

德嫂：你來幹什麼？

天：你看看，無事不登三寶殿，長德嫂，我跟你報喜來哪！

德嫂：你說什麼——報喜？

天：怎麼，長德哥還沒有回來麼？

德嫂：（沒好氣的）他死了！

天：嗨，你怎麼說這個，長德哥那末個好漢子，受了那末點委屈，怎麼就能死了哪！再說，要真那樣的話，長德嫂你的日子可怎麼過哪？

德嫂：天祿，你沒事閑一邊風涼去吧！

天：哎哎，長德嫂，你別多心，我正里巴經的跟你道，我才先不是說跟你報喜來的麼？不說瞎話：長德哥馬上回來，回來馬上去保安隊去受訓練，受訓練回來就得在當莊上當個保長隊長的……

德嫂：馬上要回來？

天：不假。

德嫂：你聽誰道的？

天：保安隊那兒來的信。不，來了公事了！

德嫂：來了公事？

天：咳。我還等着長德哥家來商量個事哪！

德嫂：等他家來商量事？他一不抽大煙二不吸白面，你找他商量什麼？

天：你說白面這買賣，這些日子倒不缺。（有喜色）長德嫂，我這些日子，總算混得過去！我家四爺跟西鄉縱隊部的老爺打上了交道，斷不了跟我掙個三錢五錢的。

德嫂：（冷嘲地）這才好呵，要不，把這樣的一個花花公子給白面癮死了可怎麼得了啊！

天：這不假。想當年，方圓百里，誰不知道雷家莊有個花花公子雷天祿。你說那日子呵，我總在床
上，只要這麼輕輕一咳嗽，你看那端湯送飯的，打扇捶背的都來了。……可是，人恁命活，這
幾年來時氣不好，到如今——不能提了。（忽然想起）不過，長德嫂，快了，我早想着有這麼一
天。你知道？西鄉鬼子這些日子一換防，老中央保安縱隊往這邊一伸，東鄉八路沒敢過來……長
德嫂，我只給你道，四爺說了，只要好好混，老中央總等給咱點好處，我特意來找長德哥也就爲
了這件事。

德嫂：咱下賤人，光腔猴。可沒這樣的福氣。只要他平平安安家來，就謝天謝地了。

天：說那裏話，像長德哥那樣的，準能混好。雖說是大老粗，可是上山能跳，入水能游的——長德
嫂，你心思心思，只要他聽老中央的話，訓練訓練，當個隊長牢靠。你知道這回保安縱隊派便衣
把他拉去，就爲的這件事——叫他趕緊把咱莊的什麼抗日自衛隊拆散，把槍枝統統繳上，到大隊
去訓練訓練，將來回到莊裏重打鑼鼓另開張……。

德嫂：那他還能回來嗎？

天：回來，保管回來。長德嫂，你心思心思，回頭你勸勸他，好生把槍繳上，四爺的主意不會錯的。
我來這一腔也是爲了你好！（走至門邊又折回）長德嫂，你千萬別對長興和老爹那老混蛋道，這
些人不是東西！

（白鬍子老頭——雷老爹上，他一聲不哼地走近天祿，提着天祿的耳朵，狠狠在他腔上踢了一腳，往外推着。）

老爹：（下簡稱老）：狗貧的，流氓痞子！倒想趁火打劫了！

天：老爹！你老人家這是幹什麼？

老：滾！滾！

天：你老人家燒的什麼炭，冒這麼大的火苗？

老：你說你在這幹啥？

天：幹啥？我來看看長德哥家來了沒有。

老：長德家來不家來，用不着你替古人擔憂！

（繼續往外推。）

天：啵啵，老爹，你老人家別這樣。你放開我，我還有話給你說哪！

老：有話說？糞堆裏長不出好花，狗嘴裏吐不出象牙！

天：你老人家放開我，我真有話給你說。

老：滾吧！（放手）有屁到外面放去！

(嫂進內室。)

天：老爹，你知道保安大隊要咱莊把自衛隊拆散，把槍統統繳上去嗎？

老：他非得怪痛快！

天：你說不繳槍能行嗎？

老：怎麼不行？

天：他們派隊伍來抓人怎麼辦？

老：怎麼辦，怎麼辦？你說怎麼辦？你，你好像要來嚇唬我。是你家四爺教你的嗎？

天：我看還是把槍繳了好，要不——

老：(走近他)你，你還不滾！

(天祿下。長德嫂從內室上。)

老：狗日的！

德嫂：老爹，別跟那流氓痞子生氣了。坐下歇歇吧。你老人家從家裏來嗎？

老：我聽說長德被抓去了，我又愁又氣的，一通黑沒合眼。他還沒家來吧？

德嫂：聽天祿那流氓說，馬上能家來！

老：你聽他胡謔瞎扯的。

德嫂：不。說是來的公事。

老：哎，長德是個好孩子——頂能幹，又有種，就是欠靈巧。像昨天那一忽兒，要是我正當年的勁

夫，一甩手一抬腿的，管保叫那些王八蛋滾的滾爬的爬，別說三個五個的。光緒年間我在關外的時候……不，就說頭十年吧，西山裏盡是土匪窩，可是就不敢僥倖莊眼，只要我雷老五說一聲，你過來嚐嚐。他就得比鬼子還跑得快的溜了。咳，現如今老了不是？要不，準得到縱隊那跟那些王八蛋算算賬。

德嫂：可不是。人被抓走了，誰也不敢露面了，就說長興吧，平常怪有種的，這回也……咱三叔更說不上了……

老：長興那孩子還不離，心靈眼明的，自衛隊的孩子們都誇他，說他這個副隊長當得挺有勁。老三不行，老好人，像塊舊棉花套子……當個團長也常受些悶氣。

德嫂：反正窮人日子不好過！

老：這不假，咳！這是自古已然的事嘍！窮人的命不值錢。可看透了，窮人一出娘胎，就是要到世上拚命來的。要活不成的功夫，乾脆拚一場，省得活着零受罪。

德嫂：誰願意活着零受罪，就是沒法子。

（外面長興和三叔高聲的說話。）

長興聲：你願意活着零受罪，你受去，我受不了！

三叔聲：不是沒法子麼？

（三叔和長興上。）

長興：沒法子？把槍都給繳去有法子？到時候還不服巴巴給那些狗酋的騎在脖子上尿管，這些日子他

們不敢明打明的到咱莊胡鬧，就怕的咱莊這卅多條槍，要一繳上去，哼，你瞧吧！（向老）老爹！你老人家心思心思？

老：可不假。把槍繳了，可該咱雷家莊來了好時氣了。哼！

三叔：（下簡稱三）不是沒法子麼！（掏公事）我給您把公事唸唸，這是才將送來的。

德嫂：真的來了公事？上面寫的什麼？說要放孩子他爸麼？

三：光說要繳槍的事，長德放不放倒沒提。

德嫂：這可怎麼好啊！

長興：（下簡稱興）長德嫂，你放心好了，他們不放，咱們也得生法子，總不能讓咱家裏人白受欺

負！

德嫂：哎！心裏總不是個味，我得望望去（下）

三：您聽着，這是公事上寫的：『雷家莊原有自衛隊三十餘人，未經本部批准，實爲非法組織，理應將全部人槍解部法辦，惟念愚民無知，一本寬大之衷，限令於端午節日將全部槍枝，彈藥清繳，將該隊隊長副隊長送部核查訓練，如一再延誤，當以通匪論罪……切切此令。』國民革命軍軍保安縱隊司令。』你聽着，這不是沒法子麼？

老：『通匪論罪』？咱雷家莊能通匪嗎？那一年打碼子雷家莊不走在頭裏，誰個不知道當年的雷老五？通匪？放狗屁！

三：老爹你老人家想錯了，他說咱莊通匪不是說咱通碼子土匪，是說咱通八路，他們叫八路軍叫匪

軍……

與：通八路叫通匪，操他媽的，就是八路不來，要來了的話，誰不打鼓敲鑼去迎他們，那才不是人揍的呢？東鄉八路地老子也跑過幾趟。人家那裏的日子過得嘍哩咕嚕的。八路叫各莊都成起了自衛隊，誰成的好還給賞，賞槍賞炸彈的……。你不信，你問問那常來這兒賣雜貨的高個兒老陳……。

三：誰說不是。原先總想着中央軍該對老百姓不錯，沒想到……。

與：你沒想到，我早想到了。你沒聽說，西北上一溜張莊還像個人活的地方不？不說牛，驢全給他媽這些老中央跟中央的拉去宰了，賣了，就是一根鷄毛也快找不着了。年青力壯的都逃了，地荒了，走不動的孩子，老婆都病的病死的死了。你說咱不抗他，咱還想活不？

老：唔！說鬼子心狠，這一夥也不善！就像他媽的一坑裏駁出來的。

三：不繳。……不繳，他們派隊伍來打怎麼辦？

老：（不以爲然）你說怎麼辦。這孩子，真是舊棉花套子。

與：來了就打，打不過就走。

三：走那兒去呵？

與：你說走那裏去，還能投鬼子麼？往東鄉走。

三：那等長德家來大夥商議吧。

老：等，等什麼？趕緊叫大夥把槍好生擦擦。

與：還是咱老爺有主見。他媽的，怕死別托生豬，怕虎不住在高山上。

三：我怕死麼？我是爲了全莊着想。

老：老三你這孩子，就像舊棉花套子。成天價三心二意的，說幹就幹嘛，別他媽的婆婆媽媽的，窮人的命值幾個錢，大丈夫該死該活扁朝上。

（外面自衛隊員甲、乙、丙、丁……聲：找長興和三叔，走，走！）

『把槍繳了，咱逃荒去！』

『這日子真不是人過的。』

『抓走了一個人就嚇住了。』

甲、乙二手拿槍一手提包袱上

甲：你倆都在這兒，正好！

乙：給你槍！（向三）

甲：（向三）槍繳你！（向外）進來吧，在這兒哪！（丙、丁等人拿槍入。）

三：（奇）你們這是幹什麼？

甲：幹什麼？

乙：反正再使喚不了啦！

甲：繳吧，繳了省事。給！（將槍塞給三）

丙、丁：給！（繳槍）

乙：（亦塞給三）都拿上吧！（向眾）走！

甲：（向興）長興，我家裏二畝薄地，你給找人犁耨着！（衆欲走）

興：你們要到那兒去啊？

衆：逃荒去！

長興：逃荒去？

乙：到東鄉扎活去！

三：你們真要去嗎？

甲：不走，在家裏等死！

丙：這日子咱過不了！

丁：好日子留着你們過吧？

乙：（向衆）走吧！（向三）三叔，快把莊上的槍收齊，給保安隊的老爺們送去吧！

老：誰叫送去的？誰當這個耨種？

甲、乙：三叔！

三：（急）我說繳了麼？

興：（向衆）等等，你們不要聽了風就是雨，誰也沒說繳，誰也不當這個耨種。你們說，我長興能當

這份耨種麼？

甲：可是三叔他……

三：我，我！您就瞧着我是一塊豆腐。他媽的大夥不怕，我還怕什麼？你聽着，我老三不是耨種，大

夥要幹，我也不含糊。好，繳槍是送死，死也不繳槍！

老：（笑）哈哈，這才像話呵！

興：（將槍交回衆）拿着拿着！

甲：（高興）我說咱雷家莊不能出奪種嘛！

丙、丁等：真是！

老：趕緊回去擦擦。

乙：才將擦過呢！老爹，你老人家瞧瞧（拉栓）晶亮！

老：好孩子！

興：好，你們去，告訴大夥，咱死也不繳槍，來了就幹，都好生把槍擦擦！

甲：錯不了。

乙：走！

（衆下）

興：三叔，你看，差點兒叫你把大夥搗散了。

三：還怪我！

老：不怪你，怪我！老三你這孩子，真是！你爹在生的時候，打碼子倒是好樣的。可你……咳！

三：好，好好！你瞧着，日後一準跟大夥好生幹！（長德蹣跚上，長德緊緊跟着。）

長德：（下簡稱德）：幹？憑什麼？

興：長德哥？

三：長德！

老：你回來了？怎麼樣？

德：繳吧，把槍都繳了吧！

三：什麼？

德：什麼？我說把槍統統給保安縱隊的老爺送去。好讓他們安安穩穩的來把咱像豬一樣的宰了吃了！

興：（走近德，抓他肩）長德哥，你這是怎麼啦，你給抓去不上兩天，就變了？

德：我怎麼能不變？像進了閻王殿一樣，迫死迫活的。

興：你害怕了？

德：我怕！我怕！（猛然解開了懷，露出胸膛印着的鞭痕，血跡。）你們瞧！

德嫂：（同時）哎喲！

三：（同時）打的！

興：（同時）血！

老：（同時）血！

老：（向德嫂）快，去熱一壺酒，弄點飯，讓他吃了散散氣。（德嫂入內室）

德：送到縱隊部，就是一頓毒打，迫問我自衛隊是什麼時候成起來的，我說早有的。又問自衛隊是幹

什麼的，我說是打鬼子殺漢奸的。又問誰是漢奸？我說投鬼子的都是，他再也不問了，又是一陣

毒打！

老：狗日的！

三：怎麼讓你回來的？

德：今早起，那當官的笑着對我說：「你是你莊上的自衛隊長！你該負責，你回去快把他們解散，把槍全部繳來，然後你和你們的副隊長一齊到這裏受訓練。」就把我放了，我好不容易走了這七八里地。臨走的時候，他還給了我一百塊錢。（掏錢）

興：怪不得你說繳槍了！

德：（高聲）媽的！你看我是這樣的人麼？我會怕麼？我能服氣麼？我能忘了我自己的血麼？（指胸）我，我！（憤憤地把票子撕成碎片，一甩。）我和他拚了！

三：長德！

老：哎，歇歇再說吧！

德：還歇歇？他們馬上就要來了。

興：你說保安縱隊派人到這裏來。

德：馬上來，來繳槍！

三：那怎麼辦？

德：我叫慶祥在莊頭上看着了。說不定快到了！

三：那……

德：長興，你看三叔害怕了，怕連累自己的家口，和那十幾畝好地。（笑）哈哈！
老：怕什麼？怕死就別活着。

興：活着就不怕死！

德：不假。長興，你還記得麼？大前天下雨的時候，泉鄉八路地到這賣雜貨的老陳在你家住了一宿，他給咱倆說的話，再對沒有了。長興，你記得麼？

興：記得。

三：那老陳說的什麼？

德：要看清了：誰是朋友誰是仇人。

老：（點頭）唔。

德：還說，好日子是要靠自己雙手去掙的，用命去拚的！

老：（點頭）唔。

興：他還說……好生的熬着，欺負人的玩意兒再活不了多久了。像保安大隊這一夥的……

德：看他到底還能活幾天？他們不讓咱活，咱也不讓他活，來吧。（高聲）來了就拚。（用力過度，痛苦撫胸）這是用鞭子抽的，這是用火烙的，他媽的——（向內）小屋他媽！

（內室德嫂應聲拿酒壺上）

德嫂：酒熱了。飯不熟。

德：給我酒。（接酒壺，飲）

三：長德，你給一會吧。

德：不，那些傢伙馬上就要來了。長興，你快去吧！告訴大家，快把圍子門都頂上，好生準備着。

三：好，我也去。

興：長德哥，你在家歇着吧，打火的事有我。

德：不要緊，我還撐得住，打火能少了我麼？

（興、三下。）

老：老三，等等，你告我，生鐵牛的黑藥攔那兒？（下）

德：（嘆了一口氣）

德嫂：你給一會吧！

德：不。孩子呢？

德嫂：睡了。

德：抱給我看看。

（德嫂進內屋。抱嬰兒上。）

德：（看嬰兒）醒了，小眼晶晶的（拉嬰兒）小星子，長大別忘了爸爸。你爸爸是門大老粗，直性子。你長大該怎麼樣？到四外去跑跑，別像你爸爸，一輩子蹲在莊戶地裏……

德嫂：你看，笑了！

德：好孩子！（忽然）小星他媽，我忘了你今年多大了？

德嫂：（奇怪）你，你問這幹麼？

德：哦，對了，你今年二十八了。我，我三十四了。我，我……（忽然緊皺眉頭，難以抑制地哇地一聲吐出了一口血。）

德嫂：血，哎喲，你怎麼啦？

德：不礙的，小毛病，保安縱隊狗肉的好狠心！

德嫂：哎，他們子子孫孫不得好死啊！

外面，慶祥聲：『長德哥，長德哥！』（跑上。）

慶祥：（急呼地）來了，我看見他們六七十口子，遠遠的來了！

德：（站起）來了？慶祥，你看清了？

慶祥：看得清亮的，都穿的灰軍裝……

德嫂：（急）這可怎麼辦？

慶祥：對了，長德哥，你說怎麼辦吧？

德：怎麼辦？

慶祥：是啊

德：（堅決）打！慶祥，去，告訴大夥上圍子！

慶祥：好。（下）

（長德至圍旁取出一枝槍，推上了子彈。天祿跑上。）

天：長德哥，你可回來了。哎，保安縱隊的人快來了，你看該怎麼辦？

德：你說怎麼辦？

天：我看，我看還是繳了吧，可別惹事，人家又有機關大炮的，長德哥，四爺說了保安縱隊也是正牌
子，總不會叫咱吃虧的，只要把槍繳上……。

德：（怒色）你，你還要說什麼？

天：長德哥，像你這樣的好小夥子，上山能跳，入水能游的，你心思心思，老中央還能不給你點好處
麼？

德：媽的！你是想死還是想活？

天（怔住）什麼？（德欲下）

德嫂：孩子他爸，你等等！

德：你這女人！

德嫂：不，我跟你一塊去！

德：一塊去！孩子呢？

德嫂：交給三孀。

德：那好，把刀拿上！

天：長德哥，不能惹禍啊！長德哥！（拉德）

德：你媽的！（一槍托把天祿打倒地上，急下，嫂取下牆上大刀亦急步隨下）

天：（坐在地上按着肚子）我的媽哎！

（外面鑼聲大作：『不是耍種快上圍子囉！』

『快點拿上傢伙上圍子囉！』

（人聲雜亂：『快！快！』『走！走！』

（四爺捧着大肚子喊着：『長德！長德！』上）

（天祿蹶起正欲走出與四爺碰了個滿懷）

四爺：（氣吁吁）你：廢物！長德呢？

天：拿了槍走了！

四爺：廢物！廢物！你沒告他，叫他別惹禍嗎？

天：他不聽！

四爺：哎！胡鬧，胡鬧！

（外面人聲吆呼：『破鍋爛鐵都拿出來噢！』

『雷家莊老少不當香種囉！』

四爺：（蹶脚）縱隊司令說要委我當鄉長，這下當不成了……哎！（指天祿的頭）全壞在你手裏，廢

物！廢物！（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亂轉着）

（外面鑼的一聲）

天：（急掩耳）媽哎！

四爺：當不成了，鄉長當不成了！

（外面慶祥及甲，乙聲：

「快，快找天祿那傢伙！」

「叫他把四爺家的子彈拿出來！」

「他在那兒？」

「在這裏，剛才我見他往這裏來的！」

天：找我？（走向內室）

四爺：你發物！

天：我，我。（進內室）（慶祥與甲，乙上）

慶祥：你在這兒，正好，走，搬子彈去！

四爺：慶祥，你！我那來的子彈！

慶祥：（一把抓住他肚子）走，走！

四爺：這，這！我！（慶祥拉四爺下，甲，乙隨下，槍聲大作。天祿從內室長縮的露出頭來）

——幕落——

第一一幕

時間：三天以後的下半夜。天快露明了。

地點：雷家莊——西門內的一角。

幕啓：夜深。寂靜。長興和慶祥站在高處，從垛口裏向外眺望。

祥：天又快露明了。

興：鷄叫兩遍了。

祥：（走了下來）真有點困了。（呵欠，伸懶腰。）

興：誰說不是，三個連夜沒睡了。

祥：（蹲下，掏出煙袋）要在往常的時候，早他媽的走着走着就打起呼嚕來了。長興哥，這兩天過

去，裝他二斤酒，割點肉，咱哥兒倆好好的喝喝。喝飽了吃醉了，痛痛快快地睡他個三天三夜。

興：你他媽的儘想好事，麥子剛露苗你就想吃了。你想，保安隊那幫狗彘的，這樣就能服氣了嗎？

祥：不服氣？哼！頭一回來了六七十口子，就摺下了十幾個！前天又來了百多口子，呼呼啦啦的，怪

神氣，嘩嘩的打了一陣子機關槍，心想假上來，咱這兒的生鐵牛轟通通地喊開了。狗彘的也就

像牛糞堆上的屎克郎樣，呼的散了。又他媽的擱下了十幾個，還給咱們補了補子彈和鋼槍。長繩哥，兒是娘養的，人是肉長的，你說狗日的還敢來送死？

興：（走下來）慶祥，光看眼前還行麼？

祥：怎麼？

興：我問你，你知道保安縱隊那幫狗日的跟西北上的鬼子緊挨着住嗎？

祥：不假。

興：你知道他們跟鬼子常常像走親戚似的來來往往麼？

祥：跟鬼子作親戚？

興：這就叫豬鼻子插葱——裝象。明面是什麼中央軍，內裏是漢奸隊！

祥：那才不含糊他哪！

興：咱不含糊狗日的也不願低頭，一來面子太下不去，二來有鬼子作仗恃。要緊的是咱莊給他這麼

拚，這一角落的莊子都不大送給養，都看咱莊的樣，都心思着挺起腰幹兒來了。你心思心思，他

不給咱狠拚一下行麼？

祥：說是那樣說，我總看他牢靠敢再來。

興：瞧着吧！來了還是帶刺的，說不定狗日的還要結合鬼子一道來哪！

祥：來了再說。哎，真困了。（呵欠，伸伸腰乾脆躺下了）

興：你怎麼躺下了？起來起來！

祥：你，你他媽的是誰啊？（拉槍栓）

人聲：我——天祿。

興：天祿？

祥：我說那一個驢屙操的哪！

興：三更半夜的亂竄幹什麼？

（沒應聲——走了）

興：這雜種，不該放過他。

祥：還不是又到二寡婦家去來。

興：不，他現如今成了四爺的腿子，四爺那大肚子王八跟保安縱隊有勾搭，操他媽的，天明了非收拾收拾他不可。

祥：那一天，叫我把他像死豬似的往外拉，哼着叫着的，死活就是不肯把子彈拿出來。我氣急了，狠的在他屁股上踢了兩腳！他媽的，他再搗亂，準宰了他。

（東面雷老爹咳嗽聲！）

興：老爹來了。

（雷老爹手執紅纓槍上）

老：（咳嗽着）真老了，一嗆風就咳嗽，咳！

祥：你老人家一通夜到那兒去了？

老：在家裏。

祥：在家裏？我去了兩趟，你老人家都不在家。

老：哦，哦哦！你看我這記性，我在老四家喝了兩盅，坐了一會。

興：（奇怪）你老人家到四爺家喝酒去了！

祥：（聳聳鼻子）一股酒味，喝了怪不少哪！

興：你怎麼好到四爺家去喝酒呵！

老：哎，拉拉扯扯的，不好不去。

祥：就請你自己？

老：老三也去了。

興：三叔也去了？這是什麼事？

祥：稀奇，真稀奇！

老：說是拉拉家常，他說起這兩天日子不大好過。

祥：不好過叫他死了算了！

老：說什麼年青小夥子不碰事，說什麼老中央怎麼怎麼好！說只喫頓著他，就能平平安安過日子……

興：你老人家信麼？

老：哎，狗臭屁！我老了，耳朵沒聾。眼睛沒瞎。上一集我那三孫女來了，又哭又喊的，說他莊日子

不能過了。你瞧，順着他們，三孫女那莊就是順着他們的，怎麼樣，糟塌得可苦了！

祥：老爹，你老人家差點給那胖王八灌糊塗了！

老：你這孩子！把他的心挖給我吃也白搭。咳，看透了看透了！

興：三叔呢？

老：許是多喝了一點，家睡去了。

祥：他媽的，見了酒不要命。

興：不行，我得找長德哥商議商議去，慶祥，你好生望着。（向東走去。）

祥：（走向高處）真是，有錢能使鬼推磨。胖王八又在出典子了，偏巧咱自己人又沒出息！

老：你說什麼？

祥：我說有些人沒出息！

老：誰沒出息，你說我給灌糊塗了不是？你這孩子，我拉的屎比你吃的飯多，老四那一套我看不出

來！真是，你這孩子！

（鷄叫。東方發白。）

老：天要明了，好生望着點，光說不管乎。（掏出煙袋）

（慶祥從垛口往外瞭望。遠處狗咬聲。）

祥：你聽，狗咬。

老：唔。

(長興匆匆上)

興：他媽的，到處都咬起來了。慶祥你看見什麼了麼？

祥：沒望着什麼。

興：沒望着？

祥：不信，你來望望。

(興走到高處望。)

興：(望)你看——嶺上。

祥：嶺上，那兒？

興：你看你看，白雲彩下面，一溜黑影子。

老：怎麼？又來了麼？

興：老爹，你來看看！

(老爹走到高處，從一壕口亦往外望。)

祥：不假，白雲彩下面，一溜黑影。

老：那兒，怎麼我沒看見。

興：下嶺了，下嶺了！

祥：你看你看。頭裏還有馬隊。

興：是洋馬！

老：還有洋馬？怎麼我一點沒望着。

興：慶祥，快去，告訴長德哥。看他們那兒望着沒有。

（祥正欲向東走，林間慶祥嫂聲：「慶祥慶祥！」急步上。）

祥嫂：慶祥！

祥：（停住）你這時候來幹什麼？

祥嫂：快跟我家去，快，快！

老：怎麼，家裏着火了？

祥嫂：不。老爹，他娘找他。

祥：娘找我幹什麼？

祥嫂：你這沒心肝的！你不知道娘病了好幾天了麼？

祥：叫他老人家好好地養着就是了。

祥嫂：養着，養着！都快死了！（高聲）你這死不了的了！

祥：你先回去，我就來！（欲走）

祥嫂：（上前拉祥）你這死不了的了！快跟我家去！

老：拉拉扯扯的幹什麼？哎！

祥嫂：老爹，你不知道，這些日子他那有在家的時候呵，一填飽了肚子就擄了槍往外跑。老爹，你不

知道……。

興：（不耐煩）知道了知道了！好，慶祥，你家去吧！老爹，你老人家去告三叔一下。

老：（瞪了祥嫂一眼）哎，真是！（向南走去）

祥嫂：你還不跟我走，你要死在這兒麼？

祥：（擺脫）你死在這兒吧！（跑下）

祥嫂：（追了兩步）慶祥！你這死不了的，我前生沒修好，嫁了你這沒人心肝的，白天黑夜不回家！
哎，死不了的！

（天大亮了。犬吠聲漸近。長興緊張地望着。）

祥嫂：他大爺，你行好，叫慶祥家去望望。

興：你快走，要打火了！

祥嫂：又要打火？可嚇死我了，打了兩回火，把我嚇得半夜睡着睡着就跳了起來呵！再說，慶祥有個不好，可叫我怎麼過呵！

興：（在高處，轉身向東吆呼）大夥躲着點，別讓他摸到跟前來！

（外面吆呼聲：『都躲着點，快過來了！』）

祥嫂：哎，我的媽哎！（慶祥……下）

（甲，乙持槍匆匆上）

甲：長興，長興！

興：怎麼樣？

乙：看得清亮的，頭裏還有馬隊。

甲：長德說，不一準是保安隊，許是旁的隊伍。

興：旁的隊伍，這一塊還有什麼旁的隊伍？

（犬吠聲更近，長興瞭望。）

興：快上來！

（甲、乙到高处，望——）

甲：你看有大砲！

乙：準是鬼子！

甲：可怎麼辦？

興：怎麼辦？鬼子就不打麼？反正總是一夥的，吹起來！

甲：（吹簫築！唧——唧唧，唧——唧……）

（四面簫築聲響應着。）

興：（吆呼）兄弟爺們別含糊！他們要坑害咱雷家莊老少囉！

（人聲雜亂）

乙：來近了，來近了！

興：（向牆外）媽的，站住！那一部分的？

（南北門也有人高聲問：「那一部分的？」）

外面答：『皇軍！』

『老中央！』

興：（向外）到底是那一部分？

（外面應聲：『保安縱隊的！』

轟！保安縱隊的砲打響了。）

甲：（把槍架在壕口上）看，在林子裏爬開了。

興：（亦瞄準）看準了打。

（四面響起槍聲。

老參與丙，下匆匆上。）

老：長興，長興，老三那孩子不知跑那去了。

興：什麼？老三不在了？那南門誰在那兒？

丙：大海帶着三個人在那兒？

興：好。上來！老爹快把生鐵牛點着！（指後角上的一尊土砲。）

老：錯不了！（向東吹呼）嗨，老婆孩子們，快把破鍋爛鐵給你雷老爹送來囉！嗨，老婆孩子們！快

把破鍋爛鐵給你雷老爹送來囉！（他跑至大土砲那裏，點着火種，丁幫助老爹，轟的一聲打出去

了。這時從東面幾個人——老蔘，孩子——用糞筐抬着破鍋爛鐵上。放到老爹身旁，即從原路

下。

戰鬥在繼續着，人們在瞄準着。外面衝鋒鎗響。）

興：老爹！快打！

（生鐵牛吼叫了）

甲：擰倒了好幾個！

乙：老爹，再打！

丁：咋呼什麼？沒有了！

（雷老爹跑向東面）

老：（向外吆呼）你們死了麼？怎麼不透了？

（外面應聲：『沒有了』『用完了！』）

老：（急，蹣足）狗貧的，怎麼沒有了！哎，真是狗貧的，狗貧的！

（牆外一聲巨響）

興：（摸頭）媽的！（咬着牙，走了下來，血從額上往下流，）老爹，快給紮紮。

老：哎，狗貧的！（把自己的衣襟撕下一塊來，從地上抓了一把土按在傷口，紮上。）怎麼樣？

興：不礙！

（三叔顛蹶着上，塔拉着一隻袖子，仍有醉意。）

三：這……這是怎麼啦？

老：老三，你這狗貧的，你到那去了？

三：我！我！

興：你！（抓住三叔肩猛搖。）你上當了！

三：別！別！（禁不住哇的吐了一地。）

興：教那胖王八滾成這個熊樣！南門守不住你擔帶得起？

三：我：我這就去！（搖擺着跑向南去。）

興：氣死我了。

（四爺從東吹呼着長興上。）

四：長興，怎麼還打麼？這不是找死麼？人家又有機槍大砲的，咱這圈子經得住轟嗎？快豎白旗吧！

你聽，那機槍吐吐的。

興：你他媽找死了！

四：長興，你聽着，我這也是爲了大夥好，快快豎白旗吧！

興：（走近四）你！（抓他胸）

四：我，我……

興：你——狗腿子。你跟這幫東西勾勾搭搭的，你說我不知道？

四：哎哎！你可別胡扯！好，好！你大夥要打，打吧。對了，我家裏還有一些子彈，我叫天祿給你們

拿去。他知道。我叫天祿拿去？（裝委）

興：（放手）拿不拿你看着辦吧！

四：拿，拿拿！（走）天祿，天祿！這流棍痞子！（跑下）

（興走回原崗位射擊，砲聲四起。）

老：（聽着）好狗屎的！

（人聲雜亂）

『壞了，北門塌下來了！』

『北門塌下來了！』

『快，堵上，堵，快……』

老：糟！（跑下）

興：（跑下來，在路口上，吆呼）老爺爺們！快堵上，好好拚呵，拚還能得活，不拚都得死，誰不拚到底誰就不是人揍的！

（人聲）

『好了，好了！』

『堵上了，堵上了！』

『大夥別亂！』

有足步聲。）

興：誰？

德嫂聲：我！

興：長德嫂！（長德嫂攆着槍攆着長德上；長德身負重傷。）

興：（幫德嫂扶長德）長德哥，你——。

德：長興，你還好？我沒當委種！你去，跟我狠狠打！小星他媽，你們要能活着，等小星長大了，告訴他，告訴他，說他爸爸是怎樣死的。（注視德嫂）你淌什麼水珠子，你不會使喚槍嗎？去，（高聲）跟長興去，去打那些狗貧的鬼中央！（氣絕）

德嫂：（悲痛）孩子他爸！

興：長德哥！（將長德屍拖至林間。德嫂呆立着。興走至高處，回頭）長德嫂！你忘了……
德嫂：（堅決的）好！（推上子彈，走至高處，射擊。）

南面人聲：

「你看，不好了，不好了！南門開了！」

「給大砲打開的麼？」

「不是。有人開開的！」

「什麼，有人把南門開開了？」

「完了，完了！」

「是誰？誰開的？」

「沒看見，有人說是天祿那流氓孺子！」

「完了，馬隊快進來了！」

『不好了，快跑呵！』……

有幾個人從南面跑上，嚷嚷着。

興：他媽的！早不該放過天祿那流氓痞子，這下晚了！（向甲、乙、丙、丁及德嫂。）走，跟我來！

（領頭在林間爬下。）

（外面幾聲砲響後，衝鋒號起。人聲沸騰。）

『快往西門跑！快！』

人羣從東、南紛紛湧上。

正在這時西門也被轟開了。

人羣大騷動。）

興：（跳了起來，向甲等）完了，把槍碰了！（使勁將槍在一大石上一拍，兩半了。甲等照樣將槍拍斷了。）

（台上小孩及婦女的哭聲。）

興：哭什麼？要都能像咱雷家莊的老少爺們這樣跟他拚，咱們子子孫孫才能有好日子過。這是最後一下子了，受着吧。不要充蠢種！

（哭聲漸弱，人們靜默了。槍聲停止。）

東面兵聲：

「走，媽的臭屎！」

「早知有今天，不該惹老爺們吧！走！」

幾個兵押着人羣上，老爹，三叔，慶祥也在其中。

這時西門也進來幾個兵。）

兵甲：都他媽的給站好！

兵乙：站好，站好！營長來給你們問好哪！

（營長姚名貴從東面拖拖然上。）

姚營長：（下簡稱營）都在這裏？很好。（向兵甲）把他們分開！年青小夥子站一塊，女的站一塊。

老的站一塊。

兵甲：（指南）女的站到那裏。（指西）年青小夥子站這兒來。（指東）老的站那兒去！

（人羣不動。）

兵甲：聽見了沒有？（衆仍不動）媽的屎，怎麼不動呵？

營：蠢才，不會用槍托子請嗎？

兵甲：揍！（衆兵毆打衆人強令分開。）

營：（向裏，）扛上來！

（應聲「是！」兩兵扛着一把劍上。）

營：先擱這兒！（向年青的一夥）你們莊戶人都知道鑿牛要鑿草！你們知道天狗要鑿什麼餵麼？

（衆不語）不知道！告你們，饑天狗得饑人頭！

（女羣中：

『媽哎！』『我的天！』

營：（轉向女羣）你們嚙嚙什麼？沒有你們的份。天狗不吃葷，專吃年青小夥子，不吃女的。（向

兵）把劍扛那兒去！（指屋後）

（慶祥嫂從女羣中出。懷抱嬰兒。）

祥嫂：（向年青羣）慶祥！慶祥！（向營）營長，你行好吧！孩子他爸爸是個好人呵，營長，你饒了

他吧！俺家就指着他呵，還有這麼一個小孩……

營：小孩？男的女的？

祥嫂：是男孩呵。營長！

營：我瞧瞧（抱嬰兒）男孩，長大了就是小夥子，天狗也喜吃，我給送去吧。（將嬰兒往空一拋，嬰

兒摔死。慶祥嫂倒地痛哭。）哈哈！

（慶祥從年青羣出，欲撲營，兵把槍托打）

祥：（掙扎）你，他媽的驢屙操的，我跟你拚了！

營：好小子，先從他開刀。（兵將慶祥拉至屋後。）

祥嫂：慶祥，慶祥！（被槍刺撞住）

（屋後劍刀卡的一聲，慶祥嫂尖叫一聲暈倒。）

興：媽的！（從年青羣中衝出，被兵擋住）你們，你們是不是中國人，你們是不是人？鬼子漢奸把中國人不當人待，可你們，你們這是爲什麼，鬼子漢奸坑害咱莊戶人，你們也一樣！你們說你們是

中央軍，放狗屁！你們是禽獸，是鬼！

德嫂：（在女羣中）是狗中央，鬼中央！長興，咱跟他拚了！（被兵攔住）絕子絕孫的鬼東西！長興

（掙扎）長興！

營：（向德嫂）小娘們，樣兒俊俊性子倒怪急燥哪！不壞！（向兵）把他拉到那小屋裏。（指台上小屋）跟我留着！（兵拉德嫂進小屋。營轉向興）呵，你叫長興。長興就是你？好小子！我說你怪硬氣哪！自衛隊的副隊長就是你？官兒倒不小！（向兵）細起來，讓他到總隊部去舒服舒服。帶走！

（兵拉長興下。）

營：（向兵乙）把這女的押到南邊草院子去，讓弟兄們樂樂！聽着：挨着班來，別亂！

兵乙：是，錯不了，走，走！

（打着，推着，女羣從南下。）

營：（向甲）開始！（進小屋，兵從內屋出）

兵甲：（推年青羣）往那邊去！

（開始兩個兩個地推到屋後去。鋸刀卡卡地響着。老爹突然暈倒地上，其他幾個老人偷偷地向外溜了。）

(營長從小屋出。)

營：幾個了？

兵：三十八個了。

營：湊個整數。

兵甲：是！(又推出兩個。)

營：好，這幾個留着帶回去。(向兵丙)去告訴，集集合，就地出發回去，不用到這兒來。

兵丙：是。(向南下)

(天暗了下來，雷鳴，風起，老爹慢慢清醒過來掙扎着爬起。)

兵甲：營長，天陰下來了，恐怕要下雨呢！

營：走吧！(欲下)

老：我的天呵！哦，這是什麼日子呵！

營：(停住回頭)老頭子，你說什麼？你也不想活了麼？(抽出洋刀)好！

老：你，你殺吧！

營：殺殺試試，告你，這是洋刀，日本皇軍的洋刀！(用刀背在老爹頭上拉了一下。插回鞘)哈哈！

(兵押三叔等下)

老：(恨恨地)狗彘的，雷家莊萬代子孫也不會饑餓你們！

(長德嫂從小屋痛苦地走出。)

德嫂：（陰沉地）完了。

老：完了？這一筆血賬一百輩子也完不了的。讓孩子們記着吧！（走向屋後，復出。）血，血，血成
了小河了，難道血就這樣白流了麼？孩子，你等等！（進小屋。）

德嫂：血不能白流！不能白流呵！（無力倚小屋牆上。老爹從小屋提一罈出。）

老：我要讓孩子們記着，雷家莊爲那些鬼中央流了多少血。（走至屋後，俯身抹血，舉動隱約可見。
在同時，慶嫂的叫聲在南面由遠而近了：『我看見了，鏟成兩段了，他眼睜着呵！慶祥的血呵，

血呵，那鮮紅的血呵……』披頭散髮跑上。）

祥嫂：（瘋狂地）血呵，血呵，那鮮紅的血呵！慶祥死得苦呵，還有我那個孩子呵，（向西門奔出，
依舊叫着：『血呵，那些鬼呵，鬼中央呵，絕子絕孫的保安隊呵，鬼中央呵……』）

（老爹提着罈子走近德嫂，他兩手染了鮮紅的血，而且抖着。

老：孩子，走吧！

（雷聲隆隆，風雨大作。）

德嫂：（情不自禁伏老爹懷中）老爹！（痛苦）

老：（流淚，顫聲地）孩子，別哭！我們活着的……活着的要報仇呵！

（暴風雨中幕落。）

第二幕

時間：仲秋。子夜。（三個月以後。）

地點：雷家莊——雷氏宗祠的正堂。

幕啓：黑暗。雷老爹在靈台前，點香燃燭。台上漸亮，他呆呆地凝視着靈台上的饌子。

老：（自語地）孩子們！我雷老五沒有忘記你們。雷家莊世代的子孫也忘不了你們。忍着點吧，你們的血不會白流的，到那一天，狗東西再也活不了，咱們雷家莊的孤兒寡婦一準替你們點上一對大紅燭，禱告你們……

（外面，慶祥嫂悲傷喊叫着：

『老天爺有眼啊，跟我出這口冤氣，他們摔死了我的孩子，餓死了我的男人。老天爺你沒看見麼？那血呵，那血像小河一樣地淌呵！老天爺你沒看見麼？……』漸遠。）

（長德嫂孝服。懷抱嬰兒蹣跚上。）

德嫂：（陰鬱）老爹，又是你老人家在這裏？

老：唔。德娘子，就你一個人來？

德嫂：這日子誰還敢常往這祠堂裏跑呵！（至靈前跪下）

老：可不！自從這兩天姚營長那幫狗東西住到莊上來，誰還敢到這祠堂呵？

（德嫂跪着哭泣。）

老：德娘子，別哭了，心裏記着就是。別哭壞了身子，孩子要緊呵；好生把小星子帶大，多給雷家留個後，仇總得報的。

德嫂：老爹，日子真不是人過的呵，你不看家家戶戶院子裏都長滿草，陽溝裏的水都不淌了！你老人家不知道嗎？今早起長元媳子把一個三歲的孩子抹死了，自己也上吊了，還有……。

老：我怎麼不知道？也實在沒法子啊！別說咱莊上，這一塊，那莊不是這個樣。呵，保安縱隊那些狗肉的都是催命鬼托的生。我都知道，這一角落莊莊戶戶多少人家吊起鍋來當鐘敲，多少能跑得勁的都偷偷跑了。哎，你沒去看看，湖裏還有幾棵活着的莊稼呵？兔子都餓的到處竄了！

德嫂：哎，咱莊真是給打進了十八層地獄了。四爺那胖王八倒當起了什麼鬼鄉長；天祿那流氓痞子也大搖大擺的到處橫行霸道的。這兩天，那鬼營長姚名貴又住到四爺家來了，白天黑夜的吃喝玩樂，還……還要……老爹，（又哭泣起來）

老：德娘子，怎麼說着說着又哭起來了？

德嫂：（嗚咽）老爹，你不知道……。

老：我不知道什麼？

德嫂：……我……我……

老：孩子，你好好的說，說給老爹聽聽。

德嫂：（嗚咽）絕子絕孫的媳營長他要我跟他……他叫天祿那流氓來說！說今兒晚上……

老：呸，狗貧的！

德嫂：老爹，你老人家得給我個法子。

老：哎，肉在砧板上……

德嫂：要不是有這孩子，我……我就跟他去拚了算完！

老：那怎麼能行！（想）哦，德媳子，你去找老三說說，看他……。

德嫂：哎，老爹！你可別提三叔嘍，沒想到他是這樣的人，就那一回，他和長興幾個人給抓去了，

大夥破盆爛瓦都賣了湊了幾萬塊錢去贖，就三叔幾個人回來了，長興倒沒見回來。這是老

天沒眼呵；能替大夥撐腰的一個不給剩下。老爹，你老人家心思心思，要長興回來有多好

呵！

老：不，長興或許還能回來呢！老三說了，是頭十幾天，把錢繳去了，縱隊部把長興和老三他們幾個

一塊放了的，可是走在半路，長興就不見了。我追問了老三好幾回到底長興這孩子那兒去了？老

三總說不知道；支支唔唔的。

德嫂：可不就是嗎！三叔那人，總掛惦着自家的老婆孩子和那十幾畝好地。自己脫身了，他還管旁人

嗎？你看他這兩天噢，早上姚營長把他叫去了，晚上他自己又孝孝順順地跑去了，替那些鬼東

西忙這忙那的，還說明早起，就要齊人在莊頭上給保安隊蓋砲樓了……前天還替他們到東鄉，路地去探信哪！

老：這個我知道。

德嫂：你老人家心思心思，他成了他們的人了，我還能求他麼？

老：這個不要緊，他許會看着死去的長德的面子，再說，老三還不準那樣的忘恩負義。

德嫂：噫！命該受罪呵，要是長興回來咱就有法子！

老：長興這孩子總得回來的。他還能忘了咱雷家的老少麼？

德嫂：到如今還不知道他的下落，你說他怎能回來呢？

老：唔，我猜着，他一準跑到東鄉去了。

德嫂：跑到東鄉？一無親二無故，他跑到那裏幹什麼？

老：不。德嫂子，東鄉裏有他的朋友，就是那個常到這兒賣雜貨的高個兒——老陳。長德在的時候，

也認識他。你不知道？

德嫂：要那樣的話，長興準不回来了，他在東鄉八路地日子有多好呵……可是，老爹，你趕緊給我個

法子吧，天不早了，姚營長那鬼東西……

老：過一會我給老三說說。他趕就來，他說要找我說個事。

德嫂：不。老爹，你別跟三叔說，他不會打救我。我去！老爹，我去跟姚營長那鬼東西拚了！要不，

我對不起我那死鬼。老爹，孩子，孩子給你吧！（又哭起來。）

老：你看你這孩子！別這樣。哦！

（外面慶祥嫂的哭喊聲又起。）

「我有冤無路訴呵，那鬼中央軍絕子絕孫呵！他們都是催命鬼！他害了咱全莊，殺死了我的男人，還有我那孩子呵！把他扔在半空裏摔死了！誰跟我報仇呵？……」
 「跑出……衣服破爛不堪。老爹和德嫂躲到一邊。」

祥嫂：慶祥呵，你死得好苦！（一直跑到靈前，跪下）真龍天子快降生呵，好讓咱有冤報冤有仇報仇呵！（哭不成聲。）

老：哦，瘋瘋癲癲真可憐！

祥嫂：（聞聲起立）什麼，你還不許我哭我的男人麼？你，（向老爹）營長，姚營長！你行行好吧！你給我求一服仙丹讓慶祥吃了，再活過來吧！你可憐吧，俺不像你呵，你老爺是石頭縫裏迸出來的，家裏沒老沒少的不要緊呵！營長！（向老爹跪下）

老：（無奈）哦！

德嫂：他不是營長，是老爹。你家去吧，別在這兒哭哭喊喊的嚇着俺孩子。

祥嫂：什麼？你的孩子！營長太太，你行行好吧！那是俺的孩子呵！（德嫂避開。祥嫂跟了過去，又跪下）營長太太！

（這時，隔壁管絃齊鳴，有人沙聲地唱着二簧。）

祥嫂：營長太太，咱雷家莊的年青人都給你殺光了。給俺留個後吧。還我的孩子！

德嫂：哎！真是！

祥嫂：哎，你們太狠心呵，什麼鬼中央軍呵，害人啊！（放聲大哭。）

（隔壁歌聲繼續着。）

老：（搖她）慶祥媳子，你要找死嗎？他們就在隔壁哩！姚營長正在老四家飲酒作業，要聽見你在這

兒又喊又罵的，他能聽你嗎？

祥嫂：（似稍清醒）誰，誰在隔壁？

老：姚營長——殺人不眨眼的姚名貴！在隔壁老四家裏。（外面足步聲。）

老：你聽，有人來了！

（外面天祿聲：『老三老三！這王八蛋跑那兒去了？』天祿新裝扮，神氣十足。）

天：老三！（見老爹等）你們在這兒？（向德嫂）哦！長德嫂，你怎麼還不去？姚營長等急了，你沒

聽他正在唱戲解悶麼？哈哈！長德嫂，你來了好運氣了，快去吧！（德嫂默然。）還不好意思

哪！哈……（轉向慶祥嫂，）他媽的，又碰到你瘋婆娘！你聽着，你要再滿街裏罵中央軍罵姚營

長的，就要給厲害看了！

祥嫂：姚營長，（向天）我再不罵了，可是求求你，（跪下）你還我的孩子，還我的男人吧！姚營

長！

天：他媽的！誰是姚營長？你瞎眼啦！我是你的天祿大爺！

祥嫂：呵，你是天祿？（變兇狠）你，原來是你，是你這流氓痞子！開開南門迎接那些鬼東西的是

你：你害了全莊人，你對不起咱雷家祖先，你——狗，死不了的狗……

天：媽的，你敢罵我？怎麼樣，開開南門迎接保安隊的就是我。你們敢咬我的屌吃，還不死出去！

（舉手杖擊祥嫂。）

祥嫂：哎喲，救命啊！（跑出，喊着，漸遠。天祿欲追，三叔迎面上。三叔黃瘦得多了，沒精打采地。）

天：老三，你這傢伙到那兒去了？叫老子找了半天。

三：（支吾）我……我……

天：別他媽的吞你我的了。今早上告你的事記住了嗎？姚營長叫我再告你一趙。你聽着，保安隊姚營長要在咱莊上修砲樓，咱莊不管男女老幼都得出伙。明早就動工，雞一叫你就把人集合到這裏來，點一點，帶到那邊去。記着，雞叫就齊人，都得帶上傢私……

三：知道了，知道了。

天：（神氣）什麼知道知道的！對上級說話就這樣？要恭恭敬敬的乾乾脆脆的說，「是——協理！」

懂得了麼？

三：是，協理！

天：唔，這還差不多！（走至門邊，回頭。）說了事連你的腦袋！

三：是，協理！

（天祿下。三叔目送之。）

三：（咬牙，沉重地）你成風！流氓痞子，天明就該宰你了！

德嫂：三叔，你這樣兩面三刀的幹什麼？

三：幹什麼？我恨！

德嫂：你恨誰？

三：我恨我自己，我恨我自己太糊塗。總怕連累了自己的家口和那幾畝地。我上了那胖王八的當，他把我和老爹請去了，甜言蜜語的把我灌醉了，那流氓痞子就趁空把南門開開了……哎……

老：算了算了！別再提起那日子了，我也差一點上了當。

三：我自己給抓去了，受那個罪倒沒什麼；可我一想起了他們，看見了這個罈子的時候，我心裏就像刀割一樣。

德嫂：你說得好聽，你爲什麼還給他們辦事哪？

三：我給他們辦事？哼！（向老）老爹，我給你老人家說個事，（拉老至一旁，耳語。隔壁的唱聲又傳了進來。三叔在老爹耳邊叱叱喳喳的說。）

老：（聽着驚奇）什麼？你說他……唔……唔……什麼，趕就來到？槍枝都給闖盡了，那來的傢伙……

……哦……哦哦！

三：（耳語畢）就是這個樣。

老：老三，這是真的？

三：你看，我還敢在你老人家跟前撒謊麼？

老：德媳子，姚營長一定要你，你就去吧！眼前順着他點兒。

德嫂：什麼？你老人家怎麼也說這個話？三叔你才剛給老爹噤了什麼？呵，我明白了，你們爲了自己，都合起來害我。好，我再不靠你們了。我去（堅決）我自己去，我不跟姚營長那鬼東西拚了，我對不起我那死鬼！（欲下）

三：（攔住）你看你！

德嫂：你別管我！

三：哎，你這樣就能報了仇麼？

德嫂：我……（泣）

老：好孩子，你聽老爹的話。老爹還會害你麼？你先去一下，等會你就能得救了。

德嫂：我不，我不！

（隔壁歌聲剛落，一陣喝采聲，笑聲。）

三：（聽）不唱了。長德嫂，快去吧，去灌那鬼東西喝酒……（大吠聲。）

三：狗咬！

老：一定是姚營長派人來找了。德媳子……

德嫂：不，我不能見他！（情急智生，趨前將臘燭吹滅，台上黑暗。）

三：好，先躲躲也好。快！老爹你也……

（德嫂與老爹藏至靈台後。台上死靜。外面足步聲漸近。一人悄悄入，至門邊停住，輕輕咳

嗽。)

三：(亦輕輕咳嗽。)什麼？

人：血……

三：(高興)你，你來了？(至門邊，拉那人到台中。)快進來！

人：老三，怎麼樣？

三：有門路了。都來了麼？

人：都來了，在汪邊上蹲着呢。

三：東西帶來了麼？

人：來了，老陳挑着。

三：這可好了！(向鑿台後)喂！你們快出來！

人：什麼，還有人？(警覺地掏槍。)

三：不要緊，自己人。

老：老三，那是誰個呵？

三：你來看看就知道了。

(老：先從後面出，點臘燭，台上復亮。老爹走到那人跟前，端詳一會。)

老：(驚喜地)長興，是你呵！好孩子，你真真來了。

(不錯，此人就是虎口餘生的長興。他變了——又黃又瘦的，但眼睛顯得更大更亮了，左袖子

空空地搭拉着。長德嫂聽說是長興，忙跑了出來。）

德嫂：是長興？哦，你這是從那兒來的？我心裏……

興：你們心思我長興完了。不，長興沒有死，我不能死的！我有許許多多的事業還得做，我沒忘記國家莊兄弟的血，我要活着。雖說在那裏，那些狗東西，姚名貴他們，說我通匪，通八路，打我燒我，還想着要我回過頭去當他們的走狗。哼，算他們瞎了狗眼了，他們用盡一切法子來折磨我。這些三叔都知道的……他們還把我的左胳膊，（搖了搖那空袖子）給，給砍了！

老：狗畜的！

德嫂：我的天吶！

興：一直到頭十幾天，他們得了饑，才把我和老三幾個人放了。半路上我越想越氣憤，我要用我的右胳膊替我的左胳膊報仇，替長德他們報仇，我偷偷給三叔說了說，就走了——到了東鄉。

老：對，好孩子，有志氣，你真是咱們雷家的好子孫。

德嫂：這可好了！長興，你快給我作主吧。姚營長那臭東西要我去呵。你不知道麼，那臭東西就在隔壁胖王八家裏，他要我今晚……

興：這……三叔，你看這事？

三：長興，這一來正好，讓長德嫂去纏住他，咱們正好動手。

德嫂：動手？

興（低聲地）：對了，一會就動手。我們要報仇了！長德嫂，你委屈一下，爲了長德哥，爲了死去的

雷家子孫。你去！

德嫂：只要真能把他們殺了，我，我去，（欲走）

老：咳，把孩子交給三婦。

德嫂：知道（向外走。）

興：等等。長德嫂！

德嫂：（回頭）什麼？

興：（由腰裏抽出一七首）給！

德嫂：好！（下）

興：三叔，不會走漏消息吧？

三：不會，只有福昌他們幾個領頭的知道。老爹我還是才剛告訴他的哪！

興：我看快弄吧。老陳的意思，叫天不明就要打響。

三：好，老爹，你老人家去我家一趟，福昌他們都在那兒候着，把他們偷偷找來。

老：哦，哦。（下）

興：天不明咱莊先打響，八路四面把這個莊一下都圍了起來。

三：旁的莊裏也有接應的麼？

興：有。老陳說的，非把這一幫狗東西一網打盡不可！好，我去叫老陳他們去，你在這兒。大夥來

了，好好的說說。（下）

(三叔從靈台後拿出了一枝槍，揩了揩，從口袋裏掏了槍栓，推進去。老爹領着福昌等三四個人進來——有拿鎗的，拿鐵頭的，有一個拿一面鑼。)

福昌：長興！長興在那兒？

三：別嚷別嚷！

老：狗彘的，看他們還威風不？

(老陳挑着挑子上。長興和幾個腰懷短槍的人跑上。)

三：老陳！來了。

陳：來了，來賣貨哪！

老：八路同志，你們可來了，你們聽我老頭子給你們說說，(指罈子)這是一罈子血，是咱雷家子孫的血！他們，他們在那一天給那一幫鬼中央軍用鋼刀鋸成了兩段，留上滿莊的孤兒寡婦……八路同志，保安縱隊真不是人揍的呵！我看見鋸死了的人的血，淌着，淌成了一道小河了……我，(摸囊)我沾了這一罈子了，我聽也沒聽過這樣的慘事呵！當時，天都陰了……咳！

陳：老先生，我們知道的。不要是你們雷家的人心痛，難過；我們八路軍裏的弟兄們聽到這件事，一個一個氣的說不出話，都發誓要給你們報仇。你看，這就來了，一會的功夫就動起來了。先從這莊開頭，消滅這幫害民賊。好，不多說了，就動手幹吧！(向便衣)跟我來，先把雷四爺的宅子圍起來。長興你在這兒，等人齊好就幹吧，鳴槍爲令！(帶便衣下)

興：三叔，齊人吧！

三：可是，鷄還未叫哪，這一來不給他們識破了麼？

興：你真老實。鷄不叫人就不能叫了麼？

三：對對。福昌，你不會作鷄叫麼？快，叫起來！（名叫福昌的走至台中，伸頭掙咀地叫了起來：「

——喔——喔——喔——」）

興：外面叫去，快！

三：（福昌下，由近而遠，由遠而近的鷄啼聲。）

三：（向提鑼的人）快，打鑼齊人去！

（提鑼的人敲着鑼下。隨着鏗鏘的震響！有人在外吆呼：「合莊老少聽到嘍，快拿獻獻到祠堂裏會齊了，跟保安隊的老爺們蓋砲樓呵……快了！不來的當心腦袋瓜了！快了，到祠堂會齊了！」由近而遠。片刻，大羣的村民紛紛上場。）

三：大夥知道要幹什麼嗎？

衆：給保安隊修砲樓。

興：（從角落出）不！

衆：長興！

興：是我。鄉親們，不修砲樓了！

衆：不修砲樓？

興：咱們要收墓！

衆：什麼？

興：（指鑽子）大夥忘了這裏面盛的什麼嗎？

衆：血！

興：誰的血？

衆：咱爺們的！

興：難道這樣算完了麼？

衆：怎麼辦？

（這時外面天祿的聲音：「老三，老三！你他媽的鹽屑操的……。」）

三：聽，天祿那流氓痞子來啦！

興：大夥別動。看我的！（走入人羣中。衆靜默。）

（天祿嗷呼着上。）

天：老三，你這鹽屑操的，你這怎麼回事？三更半夜的，老子到了二家婦女裏剛要躺下，你就光當光當的齊起人了。你是見鬼了怎麼着？

三：協理，不是你告訴鷄二叫就齊人麼？

天：他媽的，叫你鷄母就齊人，叫你鷄叫頭遍就齊人麼？你這死腦筋！

三：是，協理！

天：（向衆）去，去去！別在這鬧嚷嚷的，吵着四爺和姚營長睡不着。都家去，天明再來。

興：（從人羣中出）不早了，是起來的時候了。

天：什麼？（回頭）你，長興！（想題，給長興一把捉住。）你，長興，你怎麼了？

興：沒有你說的話。細起來！

（有幾個人解下腰帶，亂七八糟連手腳帶嘴地細了起來。）

興：把他擱那裏去！（指鑿台後。）

衆：對！（有人把天祿擱進鑿台後去。）

興：鄉親們，是起來的時候了。死了的不要說，活着的這幾個月也真受够了。告訴大家吧，八路軍來了，八路軍來打救我們了。

了，八路軍來打救我們了。

衆：八路軍來了，在那兒？

興：這莊上，和四外的莊子都有八路軍圍着了。咱們也該起來幹了！

衆：幹了!!!

興：三叔，把那挑子的東西分給大家。

（三叔將挑子中的手榴彈分給衆人，外面槍響三聲，大吠。）

興：聽！三叔和老爹去對付四爺和胖王八，千萬別讓他跑了。（三叔和老爹下）

興：大夥跟我走，去消滅那莊頭上那個排，走。（衆隨長興蜂湧下。）

（外面，槍聲疎落的響着，夾着一兩聲手榴彈的轟響。慶祥嫂的狂笑聲：

『哈哈！好呵！狠狠的打呵，真龍天子降生了，真龍天子來臨了，他來救咱們這些苦命人

呵……」跑上，（至靈前跪下。）

祥嫂：慶祥，慶祥！你聽到了麼？真龍天子降生了，他來給你報仇呵！你在地下也該高興了！哈哈……

……慶祥，你笑吧！你高興吧！快把那些牛頭馬面的小鬼狠狠揍一頓，跑出來看看呵！哈哈！

（外面人聲：『別給他跑了，別給他跑了……』）

祥嫂：（站起）對了，可別給那鬼東西跑了，別讓他跑了！（跑下）

（姚營長臉上流血，腿跛着慌張跑上。長興及兩人追上。）

興：你跑！（一槍把姚營長打死在靈前，）你起來，起來看看你頭上那一鏢子血！你不該還麼？狗日的太便宜你了！

（長德嫂肩上負傷，掙扎跑上。）

德嫂：跑了麼？

興：把他收拾了。

德嫂：王八蛋，太便宜了他！

（羣衆——每人扛着三四枝槍上。）

衆：一個也沒剩……。

總算出了這口冤氣……。

興：怎麼，老爹和三叔呢？糟糕，別讓胖王八跑了！

衆：走，走，快找去！

(衆欲下，老爹和三叔兩人扛着一大口袋上。)

衆：來了！

老：(氣喘)閃開閃開！

興：老爹，這時候，扛這口袋糧食來幹什麼？

老：糧食？是死豬！

衆：死豬？

老：我跟老三闖進堂屋裏，一個人影也沒有，我又到那西廂他閨女的房間，他那熊丫頭死活不讓進，

老三一脚把門蹬開，進去一看也沒有，老三正說要走，我一眼看桌底下一口袋東西，我一摸——

狗窩的，就在那裏面盛着哪。(把口袋豎起，解開口，露出了四爺的脾臟袋。)你們瞧！

衆：宰了他，他害得咱們好苦！

(外面——手榴彈聲從遠傳來。)

興：四面打響了。鄉親們，咱們走，跟老陳一塊去幫忙去，把這狗窩的扔汪裏餵王八。走！

衆：走，走！(有兩人扛起口袋下)

(衆隨長興下，德嫂掙扎起立。)

德嫂：長興，長興，等等我，我跟你一塊去！

(一白髮婦人拖嬰兒上。)

婦：我就知道你在這兒，哎喲，肩膀上的血！

德嫂：三瓣，我高興，我死了也高興！

婦：咱家去吧！孩子……

（忽然桌上一個燭台倒了，天祿從後面爬了出來。）

婦：（大驚）哎喲，鬼！

德嫂：天祿？差點把你忘了！雜種，你說我能歸了你麼？（抽出匕首）你，我要挖你的心……（一匕

首插天祿背，天祿滾了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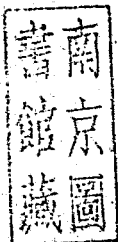
德嫂：（怔了一下，匕首落地）好！三瓣！給我孩子。（抱孩子）小星，我的孩子，咱們得救了，咱們報仇了，八路救了咱們。孩子別忘了，別忘了你爸爸，別忘了八路軍，八路軍是咱們的活菩薩！

（遠處槍聲更響，幕落。）

全劇終。

一九四五、七月脫稿。

一九四六、七月整理。



屠 刀 下

著 者

那

沙

發 行 者

東 北 書 店

佳木斯 哈爾濱 東安
齊齊哈爾 牡丹江 北安

印 刷 者

東 北 日 報 二 廠

延吉 富錦 勃利 鶴立
綏化 湯原 依蘭 樟川
肇東 安達 集賢 拜泉
克山 洮倫 望奎 密山

每 冊 定 價 二 六 〇 元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初版 5000 佳